

四幕話劇

粘土與瓷器



阿·葛里古力斯作

烏藍汗譯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四幕話劇

粘土與瓷器

阿·葛里古力斯 作

烏藍汗 譯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粘 土 與 瓷 器

作 者 阿·葛里古力斯

譯 者 烏 藍 汗

印行者 東北聯軍書店

• 一九五〇年五月初版 •

1-5690 (12)



阿爾維德·葛里古力斯

阿爾維德·葛里古力斯

阿爾達瑪特斯基

拉脫維亞作家阿爾維德·葛里古力斯的生平經歷與文學生涯可以作為許許多多波羅的沿海一帶作家的典型，當蘇維埃政權在那兒沒有成立以前，他們只好在資產階級國家的條件下生存與寫作。

不屬於資產階級這個特權階級的阿·葛里古力斯，作為一個有思想的和真誠的人，便不得不單人獨馬地在虛假和偽善的密林裏給自己開闢一條道路。顯然，單人獨馬是不可能立刻就摸索出平坦的直路的。

他的文學活動是從寫詩開始的。一九二九年，他的處女詩集——『訪員的雜記』問世了。詩人在這本集子裏，企圖用『訪員的眼睛』看出他周圍的生活，並用詩歌的語言述說出生活的不完美，說出詩的命運在這種生活條件下，是註定要死亡的。詩人彷彿在說，世界安排的不好，生活太苦而又茫無目的，所以在生活中便沒有詩歌立足之地了。

一九三三年，阿·葛里古力斯的第二本詩集『心與機緣』問世了。詩人在這裏成了深厚的厭世主義的表達者。整個的集子充滿了對人類幸福的絕望的哀愁。詩人狠毒地嘲笑了富人，但却看不到不幸的人們的出路。

一九三三年，悲慘的境遇幫助了阿·葛里古力斯進一步地接觸到不幸的人們，並使他多少能以新的眼光看這個世界了。罹患結核病以後，詩人住進了貧民醫院。結果便產生了一部長

詩——『在爲疲倦人們預備的房子裏』。這部詩裏含有着詩人以前的作品中的那種厭世主義。但是，阿·葛里古力斯初次地開始深思熟慮生活中對他某些新的現象。爲什麼誰也看不到結核病大部份都是要了那些用自己力不相稱的勞動，爲健康的守財奴們創造財富的窮人的命呢？在葛里古力斯的這部長詩裏初次出現了新的英雄人物，這個人物在作家日後的創作中便成了主要的人物，——葛里古力斯在這書中最好的一段裏，刻畫了一位身罹肺病的工人——共產黨員的形象；詩人說：但是埋葬不了這個人的仇恨，它比病還有力，它會帶來勝利。可是這個思想一如微弱的光亮，在厭世主義的黑夜裏熄滅了——孤獨的個人是戰勝不了世界上的黑色的惡魔的：過去是如此，將來也是如此……

一九三四年，法西斯在拉脫維亞翻把了。阿爾維德·葛里古力斯被關進監獄。

他在監獄裏蹲了不久，但是放他出來時，是把污名刻在他的額上了。好多年他謀不到職業。他只能靠替財閥們的子弟寫畢業論文以餬口謀生，這羣財閥的子弟是只圖把畢業文憑弄到手，而不想唸書的人。一九三七年，大學畢業之後，阿·葛里古力斯才得到一個職業。他在郵政局當了三年事務員。

一九四〇年，拉脫維亞人民擺脫了自己身上的法西斯枷鎖而宣告了蘇維埃政權的成立。只有現在，在他的國家成了自由的國家的時候，葛里古力斯才得以從事自己心願的勞動——他是首批參加拉脫維亞蘇維埃作家隊伍中的一個。

遠在一九三九年，阿·葛里古力斯便試驗自己的力量寫作小說。他在『休息』雜誌中發表了一篇長篇小說『農園裏的人們』。葛里古力斯在這部長篇小說裏談及到具有雄偉的毅力和反抗心情的人們，他們逆着生活的一切屏障挺進，摧毀了這些

屏障，走向預定的目標。這部長篇小說在蘇維埃拉脫維亞成立的頭幾個月裏印行了單行本，並成了作者創作途徑上的一個獨特的指標，這個指標樹立在轉向新生、轉向爲拉脫維亞人民爭取幸福的鬥爭的急遽的轉折地方。

偉大衛國戰爭對於阿·葛里古力斯來說，是個戰鬥的考驗。在這些烽火連天的年代裏，同時考驗了他走向真理的誠心和他的勇氣與信心。阿·葛里古力斯很榮譽地渡過了這一考驗。我們在前綫上，在拉脫維亞人民參加了的蘇軍隊伍裏和人類最兇暴的敵人——法西斯主義——進行決死戰鬥的偉大戰場上看見了他。在那些年代裏我們又讀到了葛里古力斯的新著作。

一九四三年。詩集『在土壤裏』。戰場上的抒情詩。這是些描寫即便是在戰爭的苦境裏也不疲於生存的普通人和戰士們內動人心魄而真摯的詩篇。接着我們讀到他的美好的短篇作品：『在水深火熱中』、『野蘋果樹下的小房』、『一晝夜的呼吸』等等。『蘇維埃作家』出版局用俄文把這幾篇小說印成了單行本。

一九四五年，葛里古力斯在里加出版了詩集『在暴風雨中』——這是用詩給戰爭作的一個獨特的總結及對拉脫維亞業已開始的和平建設的獻語。同年在里加舞臺上出現了他的第一部劇作『開入哪個港口？』。其實，更準確一些說，阿·葛里古力斯的戲劇作品是在很早以前便出世了，那是一九三二年所寫的一篇獨幕劇。

『開入哪個港口？』一劇曾轟動一時，並獲得了莫大的社會政治性的反應。作者在這裏尖銳的提出一個問題來，在經過了艱苦奮鬥以後的拉脫維亞的條件下——怎樣才是忠實於自己的人民。阿·葛里古力斯大胆無情地撕掉了各種各樣替那一去不復還的資產階級制度辯護的『律師』們的假面具，更譴責了

他們，並大聲疾呼地稱他們是拉脫維亞人民的死敵。

翌年，拉脫維亞人又看到了阿·葛里古力斯的新劇本『在卡爾貝太拉是怎樣編造歷史的』。這是一部以鄉村生活為題材的諷刺喜劇。劇作家在這裏嘲笑了那些企圖反抗新的、蘇維埃的事物的陳腐的東西。觀眾一致地笑弄被作者尖銳而又天才地刻畫出來的那些過去的形象。

一九四七年，阿·葛里古力斯的新劇本『粘土與瓷器』第一次演出了。這部劇本直到現在還仍然成功地在拉脫維亞上演着。它在共和國比賽大會上獲得了褒獎。拉脫維亞共和國劇院（作者也在其內）因這個劇本的演出而榮膺了斯大林獎金。阿·葛里古力斯的這部劇本的成功，在於我們重又在舞台上看到了存在在蘇維埃拉脫維亞人民中間而激動着他們的一些事物。真實的生活生活在這部劇本裏。阿·葛里古力斯是在拉脫維亞的一家製陶工廠裏蒐集了這部劇本的材料。

蘇維埃政權在葛里古力斯面前開闢了最廣泛的、可能使他進行為自己的人民謀幸福的創作和社會政治活動。作家積極地利用了這些可能性，人民也以高度的信賴回答了他。一九四七年，阿·葛里古力斯被選為拉脫維亞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週年紀念那一天他接受了『功勳文化工作者』的稱號。現在，阿·葛里古力斯在里加大學教授拉脫維亞文學史。作者積極參加了創立蘇維埃拉脫維亞文學的活動，而他的聲望，人民對他的愛戴也是在逐年地增長着。

烏藍汗譯

粘土與瓷器

人物：

貝涅吉克塔·克羅絲（女）——化學工程師，『粘土與瓷器』工廠廠長，三十五歲。

尼克拉夫·斯庫利太——化學工程師，本廠的技師長，四十歲。

阿太斯·艾戈萊——機械作業場主任，鰥夫，四十歲。

達維德·高維馬里葉——黨委，五十歲。

麻太斯·阿特瓦沙——配製釉藥的師傅，八十四歲。

凱娃·阿特瓦沙——他的孫女，陶器畫家，二十三歲。

柯拉夫·巴采——燒瓷師傅，六十五歲。

卡斯貝·維尼斯——火快，六十五歲。

楊·考爾寧——燒窑爐師傅，三十歲。

殷德里基斯·西保——粘土加工作業場主任，三十歲。

米古斯·史庫德拉——粘土池工作隊長，四十八歲。

安娜·羅捷（女）——化驗員，十八歲。

依果爾·石巴勤——蘇軍上尉，四十歲。

林納爾德·金高——畫家，四十歲。

貝涅吉克塔·克羅絲的母親，五十五歲。

七個共青团員。

中士。

拉黑莫·阿吉茲別柯夫——戰士——烏茲別克人。

老戰士。

戰士丙。

莊園的主人。

他的妻子。

老頭子。

兩個少女。

青年人。

粘土場的工友們。

時：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

地：

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第一幕

舞台的大半面是廠長貝涅吉克塔·克露絲家中的會客室。左邊是她的辦公室，同時也像一間小的化學實驗室。

高大的窗外是夜、雨。貝涅吉克塔獨自站在窗旁。她突然轉過身來，橫蹣室內，讀信。窗外傳來遙遠的雷聲。她在困惑中重又走近窗前，呆呆地望著雨夜的黑暗。閃電。

貝涅吉克塔：（在屋子當中停下，自言自語，富有女性的味道）
為什麼要發生這種事情？

她走近窗戶。艾戈萊出現在門口，他是一個善良的白髮的魁武漢子。他望著貝涅吉克塔的背影停了一會，然後輕輕關上門，走到她跟前。

艾戈萊：（低聲）春天的雷雨就要來了……

貝涅吉克塔驚駭地轉過身來，瞬間莫名其妙地盯著艾戈萊。

貝涅吉克塔：（勉強微微一笑）啊，原來是您哪？（繼續望向窗外）

艾戈萊：我說——大概雷雨就要到來了。

貝涅吉克塔：（無所謂地）大概是吧。可怕的夜呀。

艾戈萊：在這種夜裏，獨孤一人的痛苦是更不好受。

貝涅吉克塔急驟轉過頭來，打量了艾戈萊一眼，
她的視線遇到了他的直而明亮的視線。

貝涅吉克塔：我瞭解您的意思。（重又轉視窗外）

艾戈萊：（略頓之後）貝涅吉克塔……我……我可以這樣稱呼
您嗎？

貝涅吉克塔：（不回頭）當然。我們不是好朋友麼，尼克拉
夫。

艾戈萊悸動了一下。

而且我們還在一起做着一件共同的、艱難的事業……

艾戈萊：貝涅吉克塔……我叫阿太斯。我想告訴您……我……

貝涅吉克塔並沒轉身，用手勢止住他的話。壓場。

貝涅吉克塔：我曉得。一個女人不用話就能體會到這一層。但
當別人……不再愛她的時候，她的感覺就更敏銳。

艾戈萊：貝涅吉克塔……

貝涅吉克塔：您最好是一句話也別說了……阿太斯！請您做爲
我的一位好朋友，不要再說下去了。

貝涅吉克塔的母親上。

母：他來啦！

貝涅吉克塔匆匆走出屋子。

艾戈萊：是斯庫利太嗎？

母：不是，從粘土場那兒來的人。（走近艾戈萊，把煙捲盒擲到他跟前）請抽煙吧！

艾戈萊：謝謝。

拿起煙捲，緊一陣慢一陣地抽。母親開心地把手搭在他的肩頭上。艾戈萊抬起頭，摸撫着她的手。

沒什麼……沒什麼……一切都會很好的。

母：不！不好。如果他還留在工廠裏的話，一點好處也沒有。我什麼都看得見，我什麼都明白。克露絲已經快瘋啦！澈夜不睡。她是工廠的廠長呀！恐怕離出事的時候已經不遠了。

艾戈萊：斯庫利太是工廠裏不可缺少的人呀！

母：那麼，克露絲就得離開工廠。

艾戈萊：（驚掉地）不，不……

母：但是這樣繼續下去是不可能的。

貝涅吉克塔上。

貝涅吉克塔：媽，先讓這個人在你那兒坐一會兒！現在馬上就有人到我這兒來開會。拿幾只煙灰碟兒來！

母親嘆息，下。貝涅吉克塔走向艾戈萊，臉上帶着一種要和他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的表情，但是看了他一眼，停住了。

貝涅吉克塔：阿太斯，請您原諒我在這種雨天把您請來。但是有一件非常要緊的事情。一會兒他們也會來的……

艾戈萊默默地望着她。高維馬里葉上。他和艾戈萊默默地打招呼，和貝涅吉克塔退到一旁去。

高維馬里葉：怎麼樣？證實了嗎？

貝涅吉克塔：他在我母親那屋裏！等一會兒，我們把他叫過來，聽聽。

高維馬里葉：唉！舊東西打在咱們的脊背上……

貝涅吉克塔：那是我們親自把脊背給送上去的。

高維馬里葉：你通知斯庫利太了嗎？

貝涅吉克塔：（一驚）沒有。我沒能找到他。

高維馬里葉：也許他在……

貝涅吉克塔：（大聲含蘄）也許……！

兩人對視。電話鈴響。貝涅吉克塔走向辦公室。

高維馬里葉坐到艾戈萊一旁的軟椅上。

高維馬里葉：（嘆口氣）唉，這些事呀……

艾戈萊：斯庫利太不來嗎？

高維馬里葉：（望着艾戈萊）沒有找到他……

艾戈萊：（冷笑着）當然，也沒能找到她囉？

高維馬里葉：她是誰？

艾戈萊：她？凱娃唄……

高維馬里葉：啊！啊？！

艾戈萊：我真不明白他是在做些什麼。離開這樣一位女人……

高維馬里葉：你不是知道嗎，他們去年夏天就應該結婚……總是因為工作忙……往後拖，拖。

艾戈萊：廢話！只有教徒們才認為愛情會妨礙工作！他不過是從來就沒有愛過她就是了！

高維馬里葉：這事沒成，也許很好呢！不過斯庫利太確實是個好傢伙。一個真正的戰士。可是她會難過的，很難過。也真不湊巧，偏偏在一件不幸的事壓在我們頭上時，發生這件事……

艾戈萊：什麼不幸的事。

維尼斯、考蘭寧、西保、巴采四人上。他們與高維馬里葉、艾戈萊打招呼，分別坐下。心緒繁重的貝涅吉克塔匆匆點點頭，走過屋子。

貝涅吉克塔：我馬上就來，同志們。（走進另一間屋裏去）

維尼斯：好舒服的軟椅呀，嘿！躺在這裏就像娃娃躺在搖籃裏似的。

考蘭寧：隨便說吧！你也許是坐在普菲菲爾老爺愛坐的那個軟椅上了吧！

巴采：我給這個東家幹了三十五年，只過了一天好日子。

維尼斯：是不是過復活節時他請你吃了一頓飯？

巴采：在廚房吃的。（誇張地做着樣子）他親自出來啦，肚子都快從坎肩底下掉下來啦！『嚇，』他說：『我多高興看

到您呀！』他還嘆了一口氣。然後說：『這個年頭真不易呀！誰也不打算瞭解我欠了多少債，我在線上吊着呢！可是那個該死傢伙狗崽子維尼斯呀……』

維尼斯：喂！喂！……

巴采：這是東家說的，不是我說的啊！

笑。

可是那個傢伙，這就是說，東家又罵了一大套……『那個維尼斯還在組織罷工！他想要我死怎麼的？』

維尼斯：那還用說？當然囉！

巴采：東家嘆了一口氣，接着說：『還有那個死心眼兒的彎扭老鬼阿特瓦沙，他那個秘訣也把我折騰苦啦……』

艾戈萊：這個阿特瓦沙從前是咱們東家的一塊病現在又跑到咱們這裏來了。可是咱們侍候他，就像侍候着一個愛耍脾氣的新娘子似的。

巴采：（狡黠地瞥視艾戈萊）對呀！東家對我就是這麼說的：『巴采，我什麼也不吝惜，你去從阿特瓦沙手裏把秘訣搶來吧。你把他灌醉了。你們不是好朋友嗎？或者你要個美人計，騙騙他！他不是看上了你的老婆嗎？』他還說：『老天爺作證，我一定賞你現款一百元！』『普菲菲爾老爺，你把一個人的良心估計得太便宜啦』，——我說完了，轉身就走了。我就是這樣到東家老爺的瀾房子裏來過一趟。

艾戈萊：但是我早晚得招住這個阿特瓦沙的脖領，把他……

高維馬里萊：（陰鬱地沉思之後）噫——噫——招住……招住幹什麼哪？

艾戈萊：（稍露窘態）就是吓唬他一下……讓他知道知道蘇維

埃政權不是好開玩笑的……

高維馬里葉：蘇維埃政權不愛開玩笑。這是事實。但是它也不幹任性放肆的勾當。蘇維埃政權，艾戈萊，這不是誰的權力壓在人民的頭上。這是人民自己的權力。至於秘訣，我們自己能研究出來！

艾戈萊：可是，黨委同志！他把持着自己的秘訣不鬆手，還不是佔着茅房不拉屎。如果他不是自己一個人幹；而是和這些師傅們一起幹，那麼工廠馬上就能向前大邁一步。他已經老了。死了的話，不就把自己的秘訣帶進棺材裏了嗎！

高維馬里葉：（諧和地）他打算活二百歲呢！

艾戈萊：（不滿地）難道說……

維尼斯：這成什麼話！廠長把咱們找來，自己倒走啦？

高維馬里葉：她馬上就會來的。

考爾寧：是請我們吃晚飯還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啦？

高維馬里葉：（略頓之後，很鄭重地）發生了……

衆人望着他。不安的貝涅吉克塔上。高維馬里葉
疑問地望着她。她向他點頭示意。

貝涅吉克塔：對不起同志們，……（坐到桌旁。打量着衆人。噤場。看樣子，不知如何開口是好）同志們，去年一年咱們幹得很好。今年開始也不壞。咱們的瓷器在全蘇展覽會上博得好評。『暴風雨中的掃雷艇』榮獲了獎金。莫斯科各報上都刊載了咱們的青年女畫家凱娃……（噤場）可是現在災難臨頭了。

大家激動地騷動起來。